



清儒學案

世華



12
3276
69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三

天津徐世昌

嘉興二錢學案

衍石警石兄弟自爲師友以純儒相勉務兼通漢宋一時
稱二石曾文正稱其恪守程朱宗主義理不薄考據與桐
城姚氏相近然其飭倫紀敦孝友要自有家法而博洽羣
書仍爲浙西之派焉述嘉興二錢學案

錢先生儀吉

錢儀吉初名達吉字靄人號心壺又號衍石嘉興人刑部侍郎
加尙書陳羣曾孫父福胙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氏世篤孝
謹初其族人汝霖與張楊園游故家學宗向程朱先生成嘉慶
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戶部主事直現審處剖決精審累

遷河南道御史工科給事中巡城按庶獄事至卽決嘗曰小民細故導之使速已縱不免小有不平猶愈於久繫株累耳尋以京通倉粟積虧比年查倉諸科道皆坐罷先生亦與焉主廣東學海堂講席定諸生讀書法勉以砥行誼摯經史又主河南大梁書院課士如學海集刻宋元諸家治經之書爲經苑道光三十年卒年六十八先生治經先求古訓博考衆說而折衷以本文正義嘗謂欲得經解必通訓詁而泛濫訓詁未必遽獲神解撰說文雅厭以爾雅十九篇之次寫說文九百四部之文採經籍傳注廣爲引證未畢授子寶惠足成之其讀史必考一朝之制度典章撰三國會要晉會要南北朝會要體裁本徐天麟而有所變通期拾遺於正史不限斷以本書帝系輿地或爲之表條繫字綴鉅細畢賅尤熟於本朝掌故嘗充會典館總纂爲皇

輿圖說四十卷仿杜大珪名臣琬琰錄焦竑獻徵錄輯先正碑版狀記爲碑傳集一百二十卷其爲文修辭立誠實事求是有衍石齋記事彙十卷續彙十卷補晉兵志卽在集中又續彭紹升良吏述亦附集以行其詩自刊者刻楮集四卷旅逸小彙二卷又有游閩定廬諸集晚出尙多未刊者

參記事彙 蘇源生撰書先師星湖先生

史傳

三國會要序例

予自弱冠流覽乙部日誦政書每苦歷朝史志以類求之多不相續雖沈約遐稽皇古隋書并包五代彼皆義取兼及語焉不詳卽京兆之典貴與之攷囊括縣紀亦皆僅舉其大端獨會要製如杜典而斷代爲之又拘以文史之體條綴字繫鉅細畢賅予竊有取焉顧兩漢著於徐仲祥唐五代成於王齊物爰自

章武偏安迄乎大業末造其閒帝制十二代涉歷四百年概未有述之者不揣弇陋爲補其闕曰三國會要曰晉會要曰南北朝會要而三國之書先成因著其命意緣起如此

會要之體昔有二焉王氏之於唐五代近接見聞多錄文案徐氏之於兩漢遠稽載籍頗類史鈔今之體裁悉本徐氏而又有所變通者蓋西漢惟取孟堅東京稍輯舊注茲則博采見聞旁羅散失期拾遺於正史不限斷於本書此其不同也古之學者左圖右史用資攷鏡若乃龍門十表原本周譜旁行邪上又圖之支流也故予於帝系輿地諸門或爲之圖或爲之表至於推步術算以及史文輿蹟者通其所可知則又閒爲之註釋三者皆徐氏所未有而予創意焉此又不同也始予嘗欲補撰姓氏兼錄藝文旣而思之肉譜之學貴於通貫前後脈絡相仍而隋

書經籍或無撰人之名亦難限以時代乃別撰姓氏通略藝文通略而於此則皆闕焉惟文學門略舉京師民政門附鈔希姓識者幸無訾其疏漏此又予撰集會要三書之通例也

陳承祚習彥威同爲晉臣而國志帝魏春秋尊蜀者蓋承祚世仕劉朝跡同歸正且目觀泰始之禪而欲以西邸之降王爲興朝受終之神主也烏乎可若夫江左偏安略加章武習氏乃得以申其正議非兩賢才識有殊所遇之時不同也自朱子通鑑綱目以蜀爲正統今則久經論定無俟表微故予撰次前事惟先蜀而後魏而於承祚本文不敢迴易一字卽蜀二主之稱亦仍舊貫蓋史鈔之體固應爾也惟他書閒有斥二主名者今悉改書先主後主曩乾隆閒敕修四庫全書昔人著述有斥漢武名者特詔俱爲刊正是則予之爲此所以恪循先朝訓誥之美

又不徒爲拙著畫一之體而已

裴世期之注國志也鈔內衆書隨違矯正觀其用心博且密矣然而公安改名一事兩出黃初朝日校術懸殊蓋著述之難雖聚學審問終不能無小誤也予既錄本注旁求它籍於晉書得魏律序毛后銘旌議於宋書得魏吳諸樂章及長沙桓王父名於水經注得劉靖戾陵埭表於通典得諸禮議及九品之法於開元占經得王蕃渾天象說於隸釋得三字石經於續通鑑長編得魏戶口數於永樂大典得魏都城圖金墉城圖於至正金陵新志得吳都城圖又覽類書以甄墜遺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攷專家以鏡始末如官制則唐六典刑法則唐律疏義輿地紀勝等采當時議論以究風俗如徐幹中論劉劭人物志等連綴塗改朱墨紛紜念釋在茲不遑監寐顧以性謝彊記家鮮儲書掌錄徒勤汗

青難信且蜀漢遺事涉獵尤罕僅於華陽國志知其有太學於玉海知昭烈嘗置五軍一官匏繫不得窮訪穹谷親質方聞璋編珍裘豈絕天壤輟翰相思屏營曷已

徐氏兩會要其類皆十有五西漢并封建於職官東漢并祥異於術數今則封建祥異皆別出之而并輿服於禮制猶十有五也改帝系爲統系術數爲天運方域爲輿地蕃夷爲外域餘皆從同前賢攷論閒存數則其有管筵之見亦附著各條之下陳志傳本官刊而外以明馮祭酒本爲勝然譌奪亦不少予嘗采集義門何氏西漢姜氏少章陳氏立侯李氏堇浦杭氏東潛趙氏辛楣錢氏頤谷孫氏諸先生之言讐勘積謬爲三國志證聞三卷而撰述此書則又隨錄隨校凡所據信悉注下方鄧書燕說之譏蓋戛戛乎靳欲免之而卒未知其果免否也

史家於古人名遇其所當諱則改稱字唐人修晉書稱戴若思劉元海者避高祖諱也范蔚宗於郭泰鄭泰皆書字避家諱也

今本郭林宗傳泰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一條獨書泰名乃章懷引謝承後漢書而誤入正文者詳見錢氏攷異

范書朱

穆傳字張安世曰子孺白田王氏謂是章懷所改是則後人避諱而改舊史亦有前事可徵今於鄭康成劉威碩崔季珪邢子昂滕承嗣樓承先諸人依章懷之例皆改稱字若陳長文亦字者避先曾大父文端公諱猶蔚宗志也

是書之成吾里葉兩垞維庚分編陳志實始椎輪朱筠麓前輩鴻爲注乾象景初二術海昌張神羊芻冠更審定之三君子之勤視予有加焉家貧遠宦京師族子弟無從者又無錢以賃書手版曹承乏簿領滋繁中更私艱輟筆者近十年矣入臺以來政事差簡長子婦李氏介祉仲女遠荅侍人姚靚請爲予錄橐

於是條緒粗立首尾略具予性剛才拙終鮮朋友又或篤行達材或在公夙夜而不及賞析文字靜念平生可與斯事者嘉定陳蓮夫詩庭桐鄉程密齋同文陽湖董方立祐誠而今則已矣匠石運斤久亡其質伯牙撫弦惘乎有餘悲已往李次白貽德公車戾止見予屬橐勛以亟成次白好學湛思靜照若鏡行將寫副寄家求是正焉

國朝碑傳集自序

於戲盛哉自天命以來王侯將相卿尹百執事碩儒才彥之名蹟炳著國史矣而石室金匱之藏外人弗得見曩承乏會典之役幸獲敬觀亦不敢私有寫錄今乃略依杜氏大珪焦氏竑集錄之例撰諸先正碑版狀記之文旁及地志別傳得若干篇以其時以其爵以其事比而厭之爲若干卷其於二百年文獻之

林不啻嶽之一塵海之一勺耳有能口誦而心識焉可以攷德行可以習掌故不徒飛文染翰爲耳目之玩已也其一人之事雜見他書者同時之蹟及其子孫言行有可稱者閒爲附錄殿於本篇或論一事而臧否不同述一善而甲乙又不同或推挹過當或沿習忘反者亦往往有之自知言者觀之固可攷信而不惑也而要其大體主乎樂道人善以爲賢士大夫畜德之助凡百二十卷後有得者當爲續次云

國朝碑傳集後序

嘉慶二十一年江西漕項奏銷冊達戶部列其目有里民津貼銀米者按部例無有謂外吏之私徵也嚴詰之三以何年始以何年徵皆不能知惟雜舉乾隆以來漕督奏中嘗言之上溯雍正元年論旨亦嘗及之者以對部議以他省治漕皆無是顧行

之已久可無罷宜如舊徵而以其歲入解部備他用既定稟矣會予再莅雲南司檢舊牘見乾隆季年報部冊固有之縣歷數十年未嘗駁詰疑必有故今於其事之創始雖不可得詳既謂之津貼則必以濟運可知也若破除爲他用則運費不足而丁病州縣因以多取於下而民亦病且今將自乾隆以來盡追索之邪抑自今年始也進退皆無所據不若仍舊便尙書索綽羅公用予言更其稟而解部之議寢時道光三年也後數年讀李穆堂侍郎所爲郎溫勤公墓誌其事乃大明白江右多山谿道險漕糧以小艇木筏盤運於是有里民津貼夫船費載於賦役全書康熙三十八年得旨江右所屬州縣多處山陬百姓自願貼費運米水次者聽著爲令當是時部臣亦嘗議停減總督范公與郎公先後疏爭之漕運賴以濟侍郎之言如是竊幸前者

持議不刺謬又以見舊章之當博攷而文字之益爲無窮也久之讀八旗通志范承勳郎廷極傳言之益詳時方輯諸家碑傳蒐羅舊聞謂其有裨於實用也日奮不能以已遂書之以爲後序

文集

周易中說上

繫辭曰易之爲書也廣矣大矣二儀絪縕萬彙變化胥該乎易而余謂大要不出乎一中天下事無大小理無深淺中則從不中則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聖人或明言或否皆以中斷之中有其位有其德俱得之上也有一焉次也苟德與位皆失則剛雖似乾柔雖似坤而兩不可訓二卦理之至純也而猶如是乎乾陽爻六坤陰爻亦六然乾之大人惟二與五坤二曰无

不利五曰元吉此上下卦之中位而德能勝之言乎重卦之中則乾三四一言乾乾一言或躍无悔象也坤含章及括囊舉无戰形也蓋二五居中上下相等三四則不能齊也故同爲中而有差次亦惟理或盡或不盡耳亢龍玄黃惟德位皆不得中而至於剛柔率以爲病而無所取不然何凶悔之有或者曰信如斯言它卦二五豈俱元吉邪三四俱无咎悔邪夫亦有有其位而無其德矣則惟乾坤至純可以但言其位或者又曰乾坤信純矣則何以亢且戰夫吾固曰但言其位也蓋惟卦德之純者六爻皆德而位則不同何以覈其純也曰潛曰或躍斯時之龍德非有損可知也曰飛龍在天又非有加乎潛之時又可知也故其不同者不在德而在位也不習无不利聖人懼後世不察坤之純德而居此位者率謂无不利故著其直方大敬內義外

敬義固六二之本德也必敬義而後无不利則世之得位者其亦思所以勤德乎六五黃裳子服惠伯所言其理亦如是而已然而易之義非一爲道也屢遷而不可究亢戰則位固如是矣曰悔曰血此雖有卦德而辭則又據無德者而言誠使聖人處之兢兢於持盈居尊之道亢矣而守之以謙戰矣而懷之以仁又何慮其悔且窮故曰有一焉而猶可以處也蓋中之不能已也固如斯夫子思子中庸一書其源蓋出於周易天命之謂性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同乎言秉彝之無不正也率性之謂道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同乎言遵循之不可歧也學問寬仁聚之而辨而居而行言修道之事此正君子之教也不成乎名謂夫愼其獨也自強不息謂夫不可離也在田在天所以中和无成有終所以位育蓋易言三才之道其實一也中庸略二儀之功能

而指其切近而仍不外乎天地之道自日用飲食以至不覩不聞存愈密而化愈神極之貫光洞泉曠遠廣博而無非中也庸也而謂作易之理不在是哉余故爲之記以俟世之鏡道者質焉

周易中說下

天下之事理之紛然而莫可窮盡也聖人必推其本焉萬物之生生於天地故聖人作易首乾坤乾陽坤陰陰陽和而萬物生是固然矣夫陰陽生萬物而亦必有其所由生其所以生之而畸陰畸陽而陽或至於亢陰或至於弱則萬物且失其和而不能生惟其有所由生故陰陽爲本乎萬物太極爲本乎陰陽惟其無畸陰畸陽不至亢且弱不生萬物者則太極者豈非大中也哉孔子曰君子中庸又曰君子而時中天之心也仁之理也

亦曰中而已矣且夫陰陽有其中中不可象故聖人象之以陰陽然而陰陽者二氣也氣則杳冥恍忽無形無聲不可以言故聖人又略陰陽之氣而言其理理舉而氣存焉理謂何健順而已矣然則健順者固陰陽之理之中乎吾讀乾卦見四德首元而知聖人之仁也夫陽之爲德難言矣不肖如桀紂毒很近陰而恣睢暴烈實爲陽過之象過於陽而亡其國大剛則折不仁故也漢武帝宋神宗奮發踔厲一似有所作爲然而卒不底於治者不知乾元之德而不仁民也不仁故亡陽之本而失其所謂中以至於亡甯嬴之論陽處父也曰天爲剛德而不能堪旨哉理乎聖人知之故言陽但以健明之而繼之以仁視天下無間於己也仁也陽之至也有所治而日日如是行之弗輟也健也亦陽之至也所謂至者止乎此而過此卽失所以爲中大學

曰在止於至善天日行一度未嘗不及一度也而亦至乎一度而止使旦暮速之有一時之威迅而健且弗繼詩曰婉兮變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故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詩曰冬之日夏之夜夫固不相及也夫仁人至公知天地萬物之始而後能公故曰元漢元帝優游寡斷婦人之慈諡以爲元揆且弗稱故曰失陽之中者恃私其明或知徒惠而無自強國家危亡得陽之中在健與元而處陰者又必順而無失其厚余觀僞陰符之言其陰皆以逆未嘗愛人逆而飾愛未嘗忠國逆而飾忠故曰死者生之根生者死之根夫反虛爲實以進爲退在行軍固有之而於聖人之道則不然越之於吳貌服心覬雖襲一時之利而終失其所以爲本故亡吳而亦隨之且湯武仁人也爲法受惡順而行之故也使桀紂之暴罪惡旣久諸侯必有

誅之者然而民心所歸讓而後居豈非謝後世之口實而湯武
盜行之而不爲飾者誠仁厚於民而急其難不得已也蓋順乎
天命人心者其陰固如此而說者多言湯武逆取順守豈知順
之理哉曹操不臣於漢目勤王以叛亂翦忠義若鯨鯢忍心害
理可謂薄矣夢寐乎明堂黃屋而終身一王卒不敢干大位誠
逆刺之以陰欺人而豈知非其本心哉故操莽安禪讓之名湯
武冒篡弑之行一順一逆本之所以存亡也故曰失陰之中者
爲很忍爲沈深而喪其天心故曰健順爲陰陽之中而本之不
可亡者此也夫陰陽有其中太極先陰陽而定其所以中譬如
將爲五丈之梁二而得十丈之木不羸不縮子貢問曰鄉人皆
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繼之曰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此卽中之說也朝廷之

上有政有刑政陽而刑陰高談文治建文且致燕師專任苛法
嬴政僅延二世至於一出入一語默一燕飲資予事事一太極
事事一中而已矣天裂何也曰陽不足也地震何也曰陰有餘
也其變也爲旱爲水其常也爲燠爲寒列子曰天地有中之最
巨者誠然一草木也樹不華冬而菌不至夕一鳥獸蠢蠢耳
而貉踰汶水而死鵲至和闐而惡記曰天有時地有氣物之秉
者卽爲物極然而物有太極亦中而已矣嗚呼天地男女萬物
之理無不本乎中聖人定之以可見而以陰陽明之故易作而
人皆知中堯之命舜也曰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以爲唐虞心
法豈知古帝固有所授受哉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詩曰彼其之
子不稱其服傳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楚棄疾不洩王
言不得爲忠伊尹聖人也而放其君故易有太極極之爲中豈

妄也哉

新修句容縣學宮記

前咸安宮教習張君之教諭句容也始至謁學稽典禮正神位春秋執事有憲敬信既孚而學宮之築自乾隆至今歷年多榘之敝宜易新垣墉之侈宜復故始事於道光十五年乙未迄戊戌夏告成張君書謂儀吉日履愧無師資之效幸茲事之集子其爲推原朝廷建學立教與夫古昔聖賢爲學之指後世學術弊壞之由切言之以爲多士賜書詞鄭重未敢遽應雖然日月經天謂不知所以推行可也照臨之光謂吾目無覩焉不可也故聖人之道不可見見之於其言與其迹六藝之文備焉尤莫顯於論語洙泗之間夫子與門弟子所問答大較曰仁曰孝曰士曰君子曰成人曰善人之道言至庸也其及於政也曰愛

人曰舉賢曰無倦至於足兵食興禮樂術至平也使仕而不仕子說之未可仕而使仕子惡之鳴鼓攻聚斂也將命抑速成也進退及門皆以言行然則聖人爲學教人之意不可見乎蓋性道之精不易窺也始於仁孝神聖之詣不可幾也歸於成人治平之方以待用也濟之於禮讓由是察其言行如斯以爲教勉其言行如斯以爲學其諸孔氏之家法然與學校者講道論德之地也嚴事聖人赫然臨乎其上將誦其言服其教也不仁孝之求不士君子之修不能免於言行之尤悔而急求表見以爲用末流之無失也幾希夫導百川而注之必歸其壑射之中也赴其的今之爲學者尙訓故競文辭以爲才美也吾謂訓故所從入於聖賢之遺籍者也文辭則有見於聖言而出焉者也其能者或且有以羽翼乎六藝之文矣而退自攷驗修身踐言其

人亦多不同於流俗宜也不善學者徇末而忘本汨其聰明增其矜肆徒馳驚於聞見之博不暇求理義之悅心觀其言行與其所記誦判然爲二事則於學問之道果何益乎嗟乎自道之不明漢唐以來沈溺二氏者無論卽儒者之塗亦多且歧矣士大夫心思好尙又古今遞變而或至相反相攻詰然必有其終不可變者君子所以貴擇善也吾聞張君在官嚴禮教作箴戒範約諸生必以言行爲之的教有以行學有以成而道亦有以明矣竊書所見以復張君並質於邑中之英俊共商榷焉

答蘇菊邨 源生書

足下以謝君輯古文孝經而與之書謂劉光伯本多可疑者所見甚當惟十可疑之說意多旁出而所攷亦有未諦審者蓋爲學必從其朔循流而下若舉本以起末則事不煩而鮮所歧誤

將欲攷經典傳授異同眞僞但取漢書熟讀之十可得七八藝文志之言今文孝經也曰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又曰長孫江后翼張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乃唐人撰五代史志云長孫多聞門一章果如所言向固何以云經文皆同也志又曰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師古引劉向云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然則劉向所見眞古文但多一章無閨門字閨門章始見於光伯所獻之本是以司馬貞得斥其鄙俗眞古文且未見有是章而況長孫氏爲今文者此非史家錯謬卽隋書傳本誤爾班志之言古文尙書也曰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劉歆移書太常

亦但言逸禮有三十九篇

卽班志禮記今之儀禮也儀禮五十
六篇去高堂生今文十七篇得此數

下尙書稱十六篇義同皆
以增多於今文者計之

書十六篇天漢之末孔安國獻之俱

不言孝經

安國書序後人
僞作故不引

至建光二年許冲上書稱其父慎學

孝經孔氏古文說又申言之曰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
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譏
具一篇并上是安國所得孝經古文至昭帝時始獻於魯之三
老安帝時許慎始有說而所謂官無其說者謂前此諸儒未有
傳說非謂官無其書也讀漢書誤以安國所得古文之數悉爲
所獻之數斯許氏之言不得不疑爲歧出故讀古書一字不可
忽略元遺山有言文須字字作亦要字字讀此論文爾而爲讀
書至善之法然唐宋以後作者疏密堅脆不能齊同固有不可
深求者如司馬貞惟駁正光伯古文閨門章之僞而近儒遂謂

貞削閨門章假使本有是章謂貞削之可也本無是章安所得
削蓋世方右文人人思列於作者道聽塗說觸目多有辨之不
勝辨吾但讀古書昭然黑白著於吾心世人出入主奴起滅之
不已馮軾觀之亦足樂也何暇佐鬪哉若夫六藝皆出自孔氏
而經師相傳本各不同如春秋三家皆周人所傳也而文亦多
異孔壁古文孝經亦周人所傳爾不必孔子手定今文又在其
後且師授不同卽篇文或異無足怪者若張霸百兩篇文意淺
陋以中書校之非是儒林傳明著之安見漢代必無作僞之人
而世亦未嘗無知之者也周師入郢江表圖書悉爲煨燹爲牛
里人所稱五厄之一經籍志中梁有某書今亡者不可數計古
文孝經亡於是時蓋亦可信此皆顯在前載而不必過疑者也
足下謂司馬貞雖排古文斥孔傳仍請孔鄭並行而明皇詔亦

兩存之此言甚當提要已先及之其引說文仲尼无閒字及桓君山所舉古文字數光伯本皆不合亦足以補司馬氏之闕宜乎謝君歎爲甚確而無以易之也第二書尤明確可存稟至鄭注之爲小同略見玉海引國史志中近阮戶部攷之綦詳似可論定若安國之傳既不見班書始見於家語後序此正與古文尙書蹤迹相類竊疑亦是王肅皇甫謐輩僞撰足下嗜古勤學幸留意及之有所得希爲披示也

與李觀廷 祖光書

連日閱志疑一册凡足下所疑數言可了者已評識册中有當詳論者不敢率略輒具書以答如左足下所自爲說二事其一謂士大夫廟祭當有樂然儀禮特牲少牢二篇皆無樂此在本經雖有它證義不可易其鄭注致女不著其時孔疏謂女之家

三月廟見使人致之足下據昏義婦人先嫁三月教於公宮教於宗室教成祭之以證明疏義至爲確實六藝之言互相灌輸苟致其曲宣其隱則節節疏通無所底滯有不然者然後博攷而申辨之非好辨也故善言禮者證而多同不善言禮者辨而益紛觀足下於是言也可與習禮矣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注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 阮刻據十行本變作等誤有藻爲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孔疏專據聘禮經文以釋裼襲相變之義而以垂藻爲有藉須裼屈藻爲無藉須襲按之經注皆合但鄭君立說自有次第故於聘禮上介執圭屈纁 即藻字下授賓卽以曲禮此文爲注其下經文卽曰賓襲執圭旣而賓致命又曰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又曰賓出公側受宰玉注謂使藏之

以上皆無藉則襲之明徵至於受而藏之執玉之事已畢此下經文曰裼降立謂公裼也又曰賓裼奉束帛加璧享自後皆言享賓事鄭君於此恐與前引執玉之文相混也則又明之曰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尙相變也此正別於執玉之裼襲言之也孔氏知之故於執玉疏總言之曰凡朝之與聘賓與主君行禮皆屈而襲至於行享之時皆裼也言行享之裼不關執玉正得鄭意表記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鄭云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裼爲敬或以襲爲敬禮盛者以襲爲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裼爲敬受享是也此與聘禮注相證益明玉藻不文飾也不裼鄭云裼主於有文飾之事彼疏案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故襲裘是不文飾之事不裼裘也至行享之時主於文

故裼裘也此孔氏述鄭意又甚明哲也此疏下文又云裼襲不相因者彼謂各執其物執龜王者則襲受享者則裼與此同也凡皆推明鄭意以釋本句圭璋特而襲以下三句之義不關玉之有無藻藉以爲裼襲也足下疑於孔疏謂凡享時其玉皆無藉藻與上文言受享則裼相違又與下引崔靈恩說圭璋有藻束帛加璧不須藻之言亦不合今僕發明鄭孔之言裼襲致敬自有兩義皆本禮經則可無疑於此矣惟崔氏言璫藉或有或無與疏語不合竊疑此疏皆無藉藻之上傳本脫一不字正言享時之玉或有藉或無藉耳請援朱子補皇侃說之例補一不字見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二則與上下詞意相貫而疏意謂賓於是時可以裼可以無裼而必一於裼者則以行享之時主於見美以爲敬亦足以發明鄭氏後注之餘意矣然崔氏之言束帛加璧不

須藻顯與典瑞言璧琮纁皆二采一就相抵牾疏家偶未詳辨朱子固斥之矣纁藉之制有二一則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一則以組繫玉因以爲飾二者相連實是一物皆見於聘禮本經而傳注言其制度綦詳賈公彥又云以木爲中幹者此纁常有不得云無藉經云執玉無藉者據絢組纁藉而言尤爲分曉自陸農師陳用之以古禮明著其物者一槩抹撥而直以束帛爲藉朱子亦疑之而云不敢斷其是非不謂白雲先生徑用新說蔑棄古義旣違鄭君又不宗朱子其言實未可據信凡治禮必主鄭君朱子與門人言之非一願先爲墨守師法久而通貫融洽然後泛覽諸家昭然白黑自分乃不爲好新異者歧惑也已采就之說鄭氏以一帀爲一就而熊安生以采別二行爲一就者據典瑞所云二采一就是朱綠二采共爲一就故以采別

二行爲一就也采畫韋板之上上下下相次爲行前後環周爲帀二行一帀事不相妨非有異義也地祇之祭孔疏謂其神有二歲有二祭此與六天帝一歲九祭之說同出於鄭君諸儒聚訟其得失非下學所可妄論而疏家固一遵鄭氏爲說乃就其所舉二至之日謂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夏至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夏至之月當爲何月語意近晦足下疑之是也攷鄭君注周官大宗伯以黃琮禮地曰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此明言祭崑崙之日以夏至也大司樂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鄭云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不言祭於何日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鄭云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亦不言祭日惟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云王者又各以夏至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

之也此下卽接言祀地祇豈前後文字相涉而致誤耶然真正月間又不當衍一之字賈公彥云或解郊用三陽之月神州旣與郊相對宜用三陰之月當七月祭之孔疏亦引或說建申之月祭要皆爲臆決之詞姑存其說闕疑可耳大行人六服更來朝覲之制今以本經之文計之元年侯也二年侯與甸也三年侯與男也四年侯與采也而甸當第二見五年侯與衛也六年侯與要也而男當第二見至七年則惟侯服見矣八年采當第二見九年衛當第二見十年要當第二見至十一年亦惟侯服見矣孔氏之言不誤無可疑者厭冠疏曰厭帖無者疆當從汲古閣本作厭帖無梁纒據士冠禮云緇布冠緇纒廣終幅長六尺鄭謂纒今之幘梁也纒一幅長六寸足以緇髮而結之矣此舉漢法釋經也賈疏謂漢時卷幘之狀今不審知必以布帛圍

繞髮際爲之也其制雖唐人已不傳僅言其概然皆有梁纒可知而厭冠則士喪禮有纒條屬厭之文注謂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纒屬之冠其別無布帛韜髮又可知也故曰厭冠無梁纒也不知何時有此誤字惠定字據宋本改者爲耆而阮氏校勘記從之今攷疏上文釋苞屨謂蕪蒯之艸爲屨扱衽謂孝子徒跣扱上衽則此厭冠亦當言其冠之制度不當以耆強爲說衛正叔集說引此文亦作梁纒宜從之古書流傳日久不能無壞字鄭君注禮公叔木之爲朱以世本正之衣衰爲之齋衰以禮經正之次路七就之爲五就卽以本經正之皆有據依者爲多它亦以形聲相近求之而得然則校正文字亦是先儒家法如阮公誤十三經校勘記嘉惠後生之意甚盛惜乎分授諸君聞有以言語相失恩怨相出入而求勝不已者但當攬其大致

而審慎其從違可耳異義約盟不令春秋公羊說不令一本作
不今未知孰是異義者許叔重撰五經異義十卷鄭君爲駁今
皆不傳近儒有輯本蓋所存亦廩矣此條許君主公穀二傳以
盟爲非古鄭君駁從左氏以周禮有司盟之官於禮得盟大旨
有此二說僕嘗讀穀梁之言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
竊謂舜以前無誥誓此誥誓不及五帝也而三王爲夏殷周當
從白虎通義於周爲文王非武王趙臺卿孟子章句亦云三王
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白虎通又引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此正以文王受命作周明得稱王也
公羊傳亦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明此則周官司盟乃武周以
後之禮非三王時所有許君之義尤爲近古矣中州士子類能
習程朱之言刻勵謹愿者多而未能肆力於學蓋明道必先知

經明經必假塗於先儒傳注故朱子嘗語門人曰漢魏諸儒正
音讀通訓詁攷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
亦何以用其力於此雖然其本末緩急之間又不可不察班孟
堅曰六藝之文五常之道相須而備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
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
五經立也謂三年而通一藝則必無期於速成謂存其大體玩
經文而畜德多則必不爲穿鑿破碎馳騁末流而自遠於五常
之道矣於此可以知漢宋大儒之言無二道一於聖人之經而
已禮有其數有其義今所攷辨者數也而義在焉故曰知其義
而敬守之又曰無不敬每見足下言語步趨肅然莊雍然和頤
然清立無惰慢者無鄙悖者足下時多小病今將暫歸省母藉
以養疴吾知子之事親也和婉之悅其心賢於甘旨也其守身

也嚴正之養其體美於服食也中庸禮經之通義也故曰大哉聖人之道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然則君子之明道學禮而已矣正其趨一其志深其思慮夙興夜寐日與三代之文相接不誘於時尚不奪於外物久而浹洽其立言制行必有可模可範者而聖人之言立於禮者乃不虛願足下勉之而已

家書

與弟警石書

學髓爲養疴第一妙方但未知吾弟果能一日坐定三次否果能如此正不必定以悔過自新爲念心中灑灑落落空空泠泠乃有極妙之境在焉然非胸中實在靜定斷乎坐不住若坐不住亦無別法只管強之使坐由暫而久愈久愈定由勉而安愈

安愈神至謝山之銘卽本二曲集中其第一卷爲學髓第二卷

卽爲悔過自新錄此過字卽於慮中求之爲靜坐中正本清源

工夫自是入聖階梯若能無所動念常惺惺地則此時性體乃

是反本復始所謂體認天理

此與悔過不同此語如未了了可看近思錄之道體正是初學入手

工夫非臘等也道體天理一物也所謂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皆是物也

凡講一事甚費心力至極繁瑣而終至明白則此工夫乃不爲徒用若東西綴緝新語似乎無所不有而實則一無所有卽通考所編各事已不若本史中之源流清澈蓋皆有一時之風氣一時之事勢看了全局雖難而易記若更節之則只爲策料而已今說此似乎大言其實明一事了一事古來事勢大旨亦非甚難明者而經中之大疑義亦並不多得一本以貫之總可通如說文者雖甚繁而至捷

弟讀書校書讀一句講一句無論見深見淺必不爲客氣欺人之語此是真學者今就所得論之小學尙少工夫識字至要不能不於說文求之或將說文中經典習用之字錄出以印證諸家訓詁之異同因是以疏通古義必有所得其有引經異文轉不必過於研究須明其一書之大體於形聲會意指事之原稍有窺見則受益非一端已也而引經異文自有可豁然貫通者矣子方兄弟性近此否至朱子之書如語類不可不常看子方兄弟亦必須看所受益更非一端已也學問之途如是而已卽兄炳燭之明讀得一句是一句識得一字是一字今者識準一兩字或解透一兩句經書於是喫白飯愈覺其棗香噴鼻矣其他雜碎之學實爲勞心無益竟可屏除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此尤宜常在心頭記著不可忘也吾弟體氣未充然此時養性果得其宜尙可望其滋長堅實如於

校勘之餘讀論語詩經受益最速勝於戴記左傳也大學中庸入德之門戶子方此時可於每日晨起或甲乙相間讀學庸白文一過或專治中庸讀一二月朱注使之脈絡貫通字字見其實在而爾雅向來常讀者必須溫習詁訓言三篇尤爲至要胸中有中庸以讀諸經之言義理者無所不通胸中有爾雅說文以讀諸經之疏解亦必有所折衷矣

六經如天諸儒之傳注猶推步耳推步未久而不先後者蓋得其近是已足敬授人時矣大儒鄭君於詩於三禮朱子於四子書得聖人之意爲多他經未能也竊謂易必虞左必賈服公羊必何故於敘鄭學中略及之未知不大謬否

錢先生泰吉

錢泰吉字輔宜號警石衍石之從弟也父復大興縣知縣有循

聲先生少孤居母喪盡禮少於衍石八歲嚴事之家貧節布糲
購書數萬卷日閉門讀書假善本及先輩平點本校注於眉端
如史記兩漢書晉書集韻元文類皆校勘數周一字異同旁求
衆證不妄下雌黃與衍石書問往來搜羅先世文獻諮詢學術
或尙論前哲評隲古今著述窮極理趣動逾千言與友人論文
其要必本於性情之真養之以正不爲偏雜氣和而體醇以廩
貢生官海寧州訓導謹身教整士習求民生利病言之於有司
斷斷必盡其指在官近三十年大府將以知縣薦力辭晚以子
應溥官部曹拜敕封乃辭官州人留主安瀾書院咸豐末寇至
應溥方佐曾文正幕迎養至安慶文正甚重之同治二年卒年
七十有三在海寧撰海昌備志五十四卷海昌學職禾人考一
卷其集曰甘泉鄉人稟二十四卷詩文旨趣與衍石不異稟中

羣書校語跋尾及曝書雜識世推爲博洽

參曾國藩撰墓表
衍石撰文集序 史

傳
年譜

文集

與金岱峯論祀孺悲書

臨安久無尊經閣吾兄既重建應奎樓又倡議創造克觀厥成
欲用謝山全氏之議祀傳經先儒甚盛舉也謝山之議詳美矣
然尙有未安者尊經閣之祀雖較兩廡有閒然非私家建置不
敢執一人之說遂定祀典也已承命商之衍石家兄俟其答書
卽當奉達兄欲祀孺悲其議發於竹垞翁謂論語記孺悲欲見
而孔子辭以疾後人疑孔子拒之門牆之外遂以親受禮於孔
子之儒不得與配食之列是說也泰吉竊有疑焉敢陳左右悲
之欲見而辭疾不知孔子之意何居皇侃論語疏謂欲見孔子

爲召孔子不知其言所受朱子謂學禮時得罪竹垞翁則謂始雖辭疾終授以禮皆爲揣測之辭當日情事究未知其何若孺悲果能發其蒙而崇道歸聖若李充之論乎抑終無自新之塗遂挫之而絕之乎然悲之宜祀不宜祀亦不在夫子之終絕與不終絕也尊經之祀意在傳經果爲禮家一大師則雖若後儒之實有疵類猶將置其生平之議錄其傳經之功況孺悲者末由知夫子不見之故則其人之賢否未可知因疑似之文蔽經師之罪敢乎哉蓋嘗繹雜記之文而知悲學禮之功固不可沒若遂許爲孔門傳禮之儒則推崇之過矣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然則悲特受命於哀公而來爾哀公屢問禮於夫子戴記所傳大昏等篇皆由哀公發之使悲來學又得傳士喪禮則傳禮之功當歸諸哀公悲特銜命之使人如

朝錯因孝文之詔往受伏生尙書而世傳尙書學者不聞朝氏得比於歐陽大小夏侯也鄭君釋士喪禮於是乎書之文謂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更書而存之疏家無箋釋注義竊謂鄭君之意亦不過謂國人見哀公之好禮轉相效慕乃卽孺悲所受教者書而存之而未嘗必謂孺悲爲傳禮之師也況士喪禮具載儀禮自來言禮家傳授源流者皆不及孺悲未可與受易之商子木並不過一時承命而來則亦不得與學禮之仲孫氏同居弟子之列也而遂以冠尊經之祀竊以爲未安矣竹垞翁謂明人議黜崇祀諸儒爲天姿刻薄泰吉豈敢犯此不韙之名因兄高議遂發狂言望與筱園商之并賜裁答餘詳別紙不盡

適孫攝重議

署桐鄉縣教諭海昌張君承福之母顧孺人卒旣殯而張君卒

張君之弟承烈爲叔父後不得攝喪主將使教諭君長子濤爲祖母持重而稱承重孫則疑於父爲適居喪而亡孫不傳重之文見通典卷八十八適孫持重條下以詢於泰吉泰吉日教諭君之弟若不爲人後則爲母服三年之服而爲兄攝喪主濤也不忍變於父在爲父喪之主而服祖母以本服可也教諭君之弟旣爲人後矣若濤也不忍變於父在則顧孺人終喪三年之禮誰爲之主而誰爲之服哉濤也今雖在千里之外其聞喪而奔歸也以一身兼主二喪夫何疑杜氏通典所載有祖喪而父亡服議已言兼主二喪矣卷九十二若承重孫之稱萬氏充宗嘗議之謂禮經惟言傳重無言承重者儀禮於孫主祖喪止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雜記載喪祭祝辭止曰哀孫喪服於爲人後者曰受重後人制禮定爲承重之孫蓋以上有所傳則下有所承以別於爲

人後者之受重義非不當第專施於孫主祖喪則意實未該泰吉謂禮緣人情而生禮旣世變而殊則辭亦因時適宜可矣宗法久廢幸有承重孫之名亦告朔餼羊之意也而若濤也於狀刺之文則宜稍異其辭以別於父亡而後喪其祖母者也嘗聞通儒沈冠雲之論矣曰若有祖亡未殯而父亡者於父未殯之前亦攝父事雖祖殯未得爲承重正主必父殯而後得承祖喪之重也其殯祖時狀刺則稱孤孫果堂集附見於父未殯而祖亡承重議後今教諭君之喪則顧孺人已殯矣與冠雲所言未殯者雖稍殊而濤也在千里之外尙不得聞其祖母之喪而教諭君又死孝矣其奔喪也豈忍變於父在而儼然承重然又不可同於父在而爲諸孫之文則其狀刺之稱宜曰攝重孤孫蓋冠雲嘗曰父而未殯宜攝重而不宜承重也且合於萬氏所述喪祭祝辭曰哀孫之

文其可也泰吉非習於禮者又未嫻朝廷之定律何敢主持斯議伏讀欽定儀禮義疏於喪服中錄鄭康成答趙商問父在爲祖三年之文御案云以此推之於大夫士凡祖父之喪父有廢疾不能受重則適孫受重而服斬禮亦同之聖制煌煌天下萬世所共式也父有廢疾尙宜受重況父已沒乎濤也縱不忍變於父在而同於父有廢疾之禮誰曰不宜苟不忍變於父在則終服受重三年之服而攝重之稱不變也亦誰曰不宜

冷齋勘書圖記

亭林先生述陸文裕之言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膳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爲之故讐校刻畫頗有精者又謂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

讐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藏官而易印行三也今讀元西湖書院刻文類公文及慶元路玉海指揮知文裕之言信而有徵矣宋元書院山長往往以教授兼之今則院長延士大夫退居者教官尅兼任然其職閒無事不離文字之役則一也歲丁亥泰吉始爲海寧州訓導先世遺書萬餘卷盡攜之學舍中取仇山村官冷身閒可讀書之句以名其齋旣以病廢謝絕科舉之業精神遐漂不能爲深沈思因假友朋所藏舊刻日校數葉爲靜坐養性之助八九年來財數百卷而於兩漢書元文類用力稍多兩漢書校本則假之梅里李君遇孫武林汪君遠孫李君今司訓枯蒼汪君下世欲如亭林所謂互相易而傳布者恐不易得乃寫冷齋勘書圖

海昌張君元爲寫照陳君宗敬補景陳君又別爲圖一幅而以

所校諸書跋語錄於後傳示同志冀各出善本相假俾無事之

歲月不至情棄且以告我良友之爲院長教官及久任校讐之職如劉中壘顏祕監其人者并力於一書當不若明時書帕本祇供餽贐之用也或曰學校之官當講明道德啟迪生徒乃爲稱職否則融貫經史之大義勒成一書亦不得行其志者思所以詔來學也皆不出此徒從事於一字一句之間見其小而忘其大得其淺而遺其深坐耗居諸不亦惜哉斯言也余甚愧之家書

與衍石兄書

吾兄前寫示二曲學髓頗以爲養疴之助然胸中恂恂幾無把握處昨閱全謝山芝石文述二曲論學以悔過自新爲宗旨以靜坐觀心爲入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乃能改過以自新得此數語如游騎有歸矣快甚快甚

連接冬底來論諄諄爲後生小子立讀書根本弟細爲兒輩開導並鈔一通寄子仁屬其傳誦講解卽不能一一領受必有聞而憤悔不自情棄者但目前殊難其人耳弟已無科舉之累亦尙未能潛心義理總由文字之障未除也舉業代聖賢立言果能實力奉行較他文字尤易近道兒輩究是根本未立所以理路不清現且令理經能熟讀正文後各就性之所近稍立牆壁不失爲讀書種子足矣科舉得失弟已淡焉置之不敢奢望喫有菜飯著可補衣爲童子師先人餘澤或未歇絕也

兄言清安老人辦案細微而又疏闊確得老人之用心弟在山東撫署侍談時亦窺見一二嘗於燭下閱幕友所擬奏稟往往如廬陵之言一日定某縣教官獄其罪名無祿人當流三千里職官當出口老人執筆沈思久之曰若年已老其爲祿甚微況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三
口舌細故固執不通致以誣人罪名反坐出口尙能生還耶仍以流三千里定罪可也若此者非一端聞兄細微而又疏闊之言不獨辦案如是讀書爲人亦皆如是四字互爲體用其益無方矣

兩月來點讀衛氏禮記集說日十餘葉杭堇浦惟稱陸農師能與前人抗論弟則謂畢竟以長樂陳氏爲首推也衛氏節錄孔疏間有失其本意者吾兄以爲何如所藏日知錄猶是學源先生遺書近假李香子翁過錄敬堂先生評點本令炳森依式錄之曾聞介石徵君述敬堂遺言謂近人得古人一瑕輒自喜如酷吏之得一盜賊也盡力攻駁與盡法敲榜何異嘗歎服以爲名言今觀敬翁所評亦不免是病而於宋大儒時有不滿因令炳森凡涉此類悉置不錄庶幾不負敬翁平日之言且不失學

源先生讀書宗旨耳陳其年全集炳森之友所贈頃讀儲夫人傳似尙有繁縟處不及陳恭人誌遠矣吾兄本原深厚非近代文家所能逮亦猶韓翁之於詩也前聞靜讀時常在顧謁天大明命句近更何如弟則本體之明幾乎息矣聞炳森之子讀大學偶憶及此然爲救荒計苦無理財之策而以利爲利者日接於耳目殊堪慨歎

附錄

衍石年十二效選體作山賦千言張船山間陶見之擊節稱賞警石年十三爲詩文縱橫馳驟才氣甚盛及奉父喪還世父艮齋方家居見之甚喜語衍石善啟誘若弟乃日相就論詩古文

辭治鄭孔之學錢氏二石由是有聲於時

史傳 甘泉 鄉人年譜

警石嘗稱述衍石之言曰窮經以小學爲本漢人之小學文字

故訓也宋人之小學灑掃應對進退也二者正宜兼習不可偏廢此卽君子尊德性道問學之大端欲尊德性則容貌辭氣必宜慎之又慎觀曾子所貴乎道者三一節可見若欲致力於問學則必先熟爾雅而他經之古訓悉參其異同佐以說文廣韻則文字訓詁可以粗了至治經看一家之書且守一家之說不可自己有意見今人善讀書者少由於有意見故虛字爲讀書第一訣虛非謙之謂也古人謂讀易者如無書讀書者如無詩乃虛字訣夫以聖賢相承之故籍數千年聚訟不決之疑乃欲以一己之心思才力一目讀下便見黑白安有是理是以空墨守無輪攻久之有得或竟可一言決千古始非倖獲也讀史以制度典章爲重史家本有二派治亂興衰一也制度典章一也顧興亡之跡其理卽見於經考史以證經耳至一朝因革損益

利弊之由非講求有素則徒善不足以爲政他日臨事措失

宜而民受其病矣

甘泉鄉人年譜

衍石文以樸實精純爲尙雅近李習之曾子固自名其集日記事彙示無苟作也警石文亦類是衍石爲作文彙序略曰嘗觀文人之雄秦漢以來雖門戶不一及其至也技巧變化皆不能無所止而惟道德之養爲無窮也弟多病時愈而閒作與其操筆以役心也不如體道而思默默而有不得已於言者必有異於今之所言者矣弟嘗慕梅子真之爲人誦言曰吾以讀書養性爲務然則文辭之所不得已者弟自得之韓子曰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文云乎哉蓋二石兄弟閒切磋砥厲不自滿假類如

是

衍石齋記事彙
甘泉鄉人彙

二錢家學

錢先生寶惠

錢寶惠字子萬衍石長子道光庚子舉人先衍石卒衍石撰說文雅厭未成使竟其事取段懋堂說謂說文以形爲經而義與聲緯之苟取義之相同相近者各比其類爲一書精密當過爾雅其言與雅厭同意因名其書曰義緯自爲序例附聲類二篇又別撰唐韻聲類尙有經韻廣證未成警石謂其學博綜經史而於聲音訓詁尤爲專精嘗言聲音歷久必變說文爲古本音三百篇爲周人音讀自不能盡合於古音衍石亦謂爲心得之論云弟寶宣字徐仙同榜舉人警石子炳森字子方道光甲辰舉人應溥字子密道光己酉拔貢官至工部尙書諡恭勤並孝友篤學克守家風云

參曝書雜記
甘泉鄉人年譜

衍石弟子

林先生伯桐

別爲月亭學案

曾先生釗

別見月亭學案

侯先生度

別見月亭學案

蘇先生源生

蘇源生字泉沂號菊村鄆陵人道光丁酉拔貢庚子中副榜貢生少孤十歲卽知守身之義母病瘡晝夜侍側憔悴無人狀病劇刺背血爲文禱於神旋愈衍石主大梁書院因從之遊言動無放出入不苟自爲課程甚密每假歸省母母恐其廢學趣之往而依戀悵悵見於詞色衍石嘗歎曰是家母子如是蘇氏其興乎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辭不就八年皖匪竄扶溝時鄆城久圯先生不憚勞怨倡修之並爲規畫守禦計賊至宿城上指揮抗拒故他邑多蹂躪而鄆陵獨完生平讀書篤實爲己專一

而不雜其學遠宗二程近法薛文清瑄刊讀書錄等書以教士
子與同時中州講正學者蒙古倭仁河內李棠階內鄉王檢心
皆負時望以醇正稱嘗謂程朱之言皆程朱所已行遵其言必
當遵其行著省心錄十卷又以大學格致一傳紛紛聚訟謂一
切不必辨但就章句發明之是非自見著大學臆說二卷又編
集鄉邦著述錄其法言懿行可傳於後者爲中州文徵五十四
卷同治二年學使景其濬以學養純粹薦奉旨以訓導用後以
歷年守城勞績加光祿寺署正銜他著有鄢陵文獻志四十卷
師友劄記四卷紀過齋文稿二卷所輯中州學案未成九年卒
年六十二

參史傳

警石弟子

蔣先生光煦

蔣光煦字日甫號生沐海寧人諸生候選訓導十歲而孤嫡母
親督課早自淬厲於學無所不窺家富藏書編刻別下齋叢書
涉聞梓舊世稱善本著東湖叢記割補隅錄弟光煇字寅昉諸
生大理寺評事亦好藏書著詩小說敬齋雜著

參海寧州志

管先生庭芬

管庭芬字培蘭號芷湘海寧人諸生少而嗜學尤長校勘熟諳
鄉里掌故佐警石輯海昌備志又爲蔣生沐校刻諸書光緒六
年卒年八十四著卅分筆記一紙筆存海昌經籍著錄考淳溪
老屋自娛集又輯花近樓叢書未刻序跋近始刊行

參海寧州志

唐先生仁壽

唐仁壽字端甫號鏡香海寧人年十四爲諸生讀書好古究極
名理及從警石游購求宋元善本日事校讐所詣益進同治初

金陵始誤書局與南匯張獻山文虎同校史記用警石校本考
訂精審著駁孟子古義疏證諷字室古今體詩參海寧州志
二錢交游

胡先生祥麟 別見朗夫學案

李先生貽德 別見柳東學案

朱先生鴻

朱鴻字儀可號筠麓秀水人嘉慶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累遷御史給事中出爲湖南糧儲道忤上官去職主講長沙城
南書院通疇人術融貫中西在國史館分纂天文時憲樂三志
著考工記車制參解圖說衍石亟稱之又著聲音譜聲字薈錄
名物偶拈舉數參嘉興府志

金先生衍宗

金衍宗字維翰號岱峯秀水人嘉慶庚申舉人官臨安縣教諭
遷温州府教授少師嘉興沈叔埏治經主箋鄭諍朱在臨安學
用全謝山說議於尊經閣祀漢以來經師未入兩廡者易王弼
韓康伯孔穎達詩毛亨周禮儀禮賈公彥禮記戴聖左傳杜預
公羊傳何休徐彥穀梁傳楊士勛孝經邢昺論語何晏孟子趙
岐孫奭爾雅郭璞大戴禮記戴德盧辯國語韋昭說文許慎又
增功在羣經之河閒獻王劉德及陸德明凡二十一人衍石爲
之作記警石亦遺書往復商榷而後定著有茗隱芻言甌隱芻
言尊經閣祀典錄思貽堂詩文彙參嘉興府志 尊經閣祀典
錄 衍石家書 甘泉鄉人
彙

沈先生濂

沈濂字景周秀水人道光癸未進士刑部主事歷官至淮徐道

勤於吏事咸豐初以河決罷官主講河南大梁書院爲考訂之學著懷小編原本經史旁逮百家多就正於警石

參嘉興府志

張先生昌衡

張昌衡字步康號堯民嘉興人嘉慶丙子舉人警石與爲摯友嘗曰堯民善規我過長於考證之學欲專求諸經輿地先成禮記地理考蓋仿王伯厚之於詩也歿後遺書散佚惟春陰閣體

物詞刻行

參嘉興府志
甘泉鄉人藁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三終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四

天津徐世昌

柳東學案

柳東治經蒐集遺說異文疏證精密於石經致力尤勤蒼萃歷代諸刻及諸家考訂之說折衷求是可稱集成之書同里李氏羣從志同道合互相切劘薈止杏邨研經皆以精博稱與柳東相頡頏焉述柳東學案

馮先生登府

馮登府字雲伯號柳東嘉興人嘉慶庚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福建將樂縣知縣抵任方兩月聞母病卽辭官歸里後改就教職選補寧波府教授在任數年大吏重其才將薦舉之力辭因病乞歸尋卒先生劬書力學於兩漢唐宋諸儒之經義旁及

諸子百家傳注靡不强識博通而聲音訓詁尤爲深邃所著有
三家詩異文疏證六卷補遺三卷以毛詩多假借字三家詩多
本字因卽宋王應麟書爲之疏證與傳箋互爲發明又著三家
詩遺說翼證二十卷皆勝范家相書又著論語異文考證十卷
蒐羅遺佚并援前人之說稽其同異以闡明古義詮釋精審又
著十三經詁答問十卷石經考異十二卷金石綜例四卷並見
稱於時他所著尚有閩中金石志十四卷象山縣志二十六卷
金屑錄四卷石餘錄四卷浙江磚錄一卷唐宋詞科題名錄一
卷玉臺書史補六卷梵雅一卷小謫仙館摭言十卷酌史嚴摭
譚十卷其編輯者爲曝書亭集外稿八卷清芬集八卷梅里詞
輯六卷工古文詩詞著有石經閣文集八卷拜竹龕詩存四卷
種芸仙館詞四卷釣船笛譜一卷

參史傳 汪士侃吳德旋撰石經閣文集序

漢三家詩異文疏證自序

漢初傳詩者四家而魯齊韓最先三家並立學官迨毛傳行而
遂微齊亡于魏魯亡于晉韓三唐猶存其遺說每見于他書昔
朱文公嘗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欲寫出而未果此王伯
厚詩攷所由作也顧但存條目通釋缺如蓋未成之書余稍加
訂正釐爲六卷補遺三卷至異字異義其閒與毛異者雖不出
三家然漢儒傳授各有師承不能確指爲誰氏之說并廣爲搜
采爲綜補十卷以附於後亦王氏例也夫漢魏以來諸書所引
惟韓獨多而蔡邕之石經獨斷孔安國之書傳司馬遷之史記
班固之漢書白虎通劉向之說苑新序列女傳包咸何晏之論
語並本魯詩匡衡翼奉蕭望之及景鸞圖緯之說皆爲齊詩其
古義尙可考見大約三家從今文毛從古文三家多正字毛多

假字推乎通轉之原別乎形聲之始詳究乎遷移變易之得失其異者又未嘗不同也近范氏家相三家詩拾遺趙氏懷玉校韓詩外傳盧氏文昭補校詩攷汪氏照三家詩義證宋氏綿初韓詩內傳徵頗有闡發不欲爲雷同之學專疏其異以別於諸君云爾

漢石經攷異自序

後漢熹平四年詔立石經於太學據靈帝本紀及儒林宦者二傳皆曰五經蔡邕張馴傳以爲六經隋經籍志又以爲七經俱非也中郎以小字八分書丹使工鐫石儒林傳序以爲古文篆隸三體者亦非也三體乃魏所建也本朝顧亭林朱竹垞萬季野全謝山諸先生言之詳矣近翁覃溪閣學石經殘字攷亦備載原委而於古今文異同之辨則俱略焉攷漢石經尙見於唐

書藝文志張參據以校正五經文字當時雖非完本而卷帙尙多惜未及詳載經文僅存字體七十餘字中惟桃指牆喬粲寡寂宜明叔青頰暈旄平答等字屬隸變餘並同正文而章句無可綴屬矣至五代後散佚無存其遺字僅見於宋洪适隸釋黃伯思東觀餘論而已今援隸釋例彙爲攷異一卷其有義無可通謹闕以俟有散見他書爲洪黃所未見者旁證以補之至呂氏讀詩記所載石經如江有汜擊鼓其鼉偃而不見攃攃女手挑兮叟兮芄蘭之枝民之僞言等文皆見說文於石經無所據恐出董氏私見惟子衿作衿尙可攷至任啟運謂論語有婦人焉漢石經作般人更屬臆說又廣韻四十五厚斗字註說文作𠂔石經作斗當是漢石經一切經音義卷七大般泥洹經云冥石經爲古文燕同莊氏所謂漢石經也然無經文可釋附記於

此

魏石經攷異自序

隋志魏正始中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東魏末武定四年八月自洛陽徙鄴半沒於河陽晉書衛恆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尙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立石經轉失淳法魏書江式傳稱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正許氏字指八體六書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余案一字石經者蔡中郎書也魏始具三體隋志所傳一字乃三字之誤據恆傳亦非邯鄲淳書乃敬侯也衛恆書勢亦不言淳書當得其實則隋志魏書不足信耳其遺字載於隸續者左傳古文三百有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文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中

有尙書文二百八十八字亦不僅左傳也外此如皇祐閒洛陽蘇望氏所刻凡文八百一十九名曰石經左傳遺字卽隸續所據以載者慶厯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韻所收石經數十字不出乎此至明所傳正始石經爲豐坊僞撰其餘遺文不概見矣嘗讀郭忠恕汗簡所錄石經多古文卽正始本其略敘曾言之雖忠恕閒有僞說而此石經諸文證之羣書皆合有足補番陽所未及者但於經文已無可分屬特爲標出以俟世之嗜古者得所攷焉

唐石經誤字辨自序

嘉慶庚午春余旣著漢石經異文攷二卷辛未又成魏石經攷二卷蜀石經攷二卷夫中郎石刻漢學之最古者也厥後傳刻旣繇古今文亦少舛雜惟開成去古未遠猶爲純備狀幾經後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四
人之手一誤于乾符之修改再誤于後梁之補苴三誤于北宋之添注四誤于堯惠之謬作遂失鄭唐之舊狀尙可以校勘之功分別之至俗所傳裴漢本取明版本剪綴爲之乃不可復別矣顧氏亭林曾客西安親撫石本校正其誤字乃文異義同者箸于金石文字記中其閒所摘誤字有不盡誤者乾隆五十六年奉詔刊立石經多从唐石經以正監本佗如錢竹汀王西莊翁覃溪諸先生亦以顧氏所勘未盡畧有訂定未見成書爰搜羅附益會最此卷屬我友李君貽德校勘焉非敢妄議壽人亦聊以存愚者一得云爾

蜀石經攷異自序

後蜀石經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孝經論語爾疋孟子凡十三經呂陶謂九經者非也其書丹周易楊鈞孫逢

吉也尙書周德貞也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也周禮孫朋吉也孝經論語爾疋張德釗也三傳不誌何人書悉遵太和本與唐版本時有同異其相母昭裔獨辦之刊石成都學宮刊始於廣政元年厯八年而以次告成春秋三傳至宋皇祐元年九月始訖工宣和五年益帥席升猷刻孟子乾道六年晁公武刻古文尙書皆謂之蜀石經經皆有注尤偁詳備晁氏云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尙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傳四十六科公羊二十一科穀梁一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疋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註不同者尤多洪文敏謂字體清謹有正觀遺風南宋時猶存宋儒引經並據此本與小字本岳珂本往往相合元明無偁之者殆亡於嘉熙淳祐以後也其閒遇唐諱皆缺筆沿開成本也

察字祥字缺筆則避本國諱也按知祥父名道此刻屢見不諱
蜀構机云名嘯則歐史作名道誤也知字不諱二名不偏諱之
義也石經搨本罕有流傳惟厲樊榭丁龍泓全謝山諸人曾見
毛詩二卷乃廣仁義學所遺僅著輞饑異文未及詳攷近王氏
昶金石萃編及嚴氏杰載毛詩殘碑已佚弟一之上半卷以版
本參校間多疏略錢氏大昕又得左傳昭二年殘搨趙氏魏又
得周禮夏官殘本各有著錄異同之釋從略焉余彙諸宋本明
監本毛本以石經校之頗有足証版刻之譌者雖未見全經亦
差可附公武攷異之末後之言廣政石經者不無小助云爾
北宋石經攷異自序

世知有一字三字石經而不知有二字石經李燾長編載嘉祐
六年三月以篆國子監石經成賜草澤章友直銀百兩絹百疋

除試將作監主簿辭不就故有是賜宋史北宋篆石經有謝饒
張次立楊南仲皇姪克繼等或賜銀幣或賜出身周密雲煙過
眼錄記嘉祐石經云羅壽可游汴梁太學九經石堆積如山一
行篆字一行眞字朱檢討彝尊經義考据安世鳳說謂金耶律
隆曾修宋嘉祐石經至明已殘斷不完彭尙書元瑞曾得周禮
殘本凡十二葉三百五十四行惜僅載起訖不復考證同異惟
吳山夫金石存載顏賈親向開封府學搨得嘉祐石經尙有周
易二碑存升困革鼎未濟五卦及繫詞前七章尙書三碑存牧
誓武成洪範旅獒金縢康誥酒誥七篇迨畢尙書沉撫中州詢
之開封學官碑已無存惟陳留僅存周禮卷一及卷五中數石
而已錢氏大昕金石文跋尾所言亦同彭本此卷余從苕溪孫
茂才衍慶得之共二百六十九行較彭所得本少八十三行以

兩本互校之凡周禮卷一及卷五卷六中所存殘字有出於畢
尚書所見外者又從方履錢得禮記殘碑履錢藏有易書二殘
本云得之開封府學惜未及寄示埃它日索之凡石經古文並
足證刊本之誤有功於微學不尠矣因據汲古閣本參校略釋
同異以補向來言石經者所未及云

南宋石經攷異自序

宋自至和刊立二體石經南渡播遷淪沒鴻水高宗定鼎臨安
萬幾之暇留意翰墨嘗諭輔臣曰學寫字不如寫經紹興十三
年以次頒所書小楷易書詩左傳四經刊石十六年又書論語
孟子皆付之石立於太學至淳熙四年建光堯石經閣置碑其
中重勒高宗御筆行書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以補禮
經之闕玉海言之詳矣宋亡幾遭楊禔之厄元明閒屢經徙學

移碑遂有殘缺今杭州府學所存碑八十六石諸經皆非足本
禮記僅存中庸片石證之明楊一清所記碑目尙符朱氏彝尊
所謂八十七石者誤也紹興至今六百餘年而碑之漫漶已如
此當時所頒州學者散佚已盡卽宋搨流傳好古家絕不可得
今就所可識者考其異文閒采遺字之見于他書者補之有足
訂今本之譌見宋槧之善亦世之言石經者之一助也

國朝石經考異自序

石經肇始于漢歷代相承率多殘泐惟唐石經至今尙存最爲
完備然亦有補刻之譌我高宗純皇帝於乾隆五十八年詔刊
十三經於太學卽長洲蔣衡所書勘定立石依開成石經參以
各善本多所訂正彭尙書元瑞曾譔考文提要十三卷以證校
正所自當時因急於告竣未及盡改迨我仁宗睿皇帝嘉慶八

年尙書奏請重修於是復命廷臣磨改以期盡善故前後搨本不同茲從改定石本以各石經洎宋本考證明闕監毛本之譌閒采提要及阮宮保元十三經校勘記以覈其同異其閒爲版刻相沿之誤或虛字增損無關義理者從略焉草野寒儒不能家置石刻得此一編而披覽之由是以見聖朝之扶翼經訓有迴軼於漢唐諸刻者實可定一尊而別黑白爾

文集

毛詩假借字攷

詩三家多正字毛多假字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比方音類趣於聲之所近而已不明乎此而強爲之解則窒而不通習於俗學偶舉本義則茫然莫識學者之大病也如詩報我不述韓作術薛訓法術之術聊樂我云韓作魂薛訓神魂之

魂譖始旣涵韓作減薛訓少減之減在此無斃韓作射鄭訓射藝之射皆昧於古今通假之原而望文生義在漢大儒尙有未盡通曉者矣毛公作詩傳遇假字多易以本字訓之康成乃爲改讀皆其例也今以毛詩攷之如是刈是穫之穫爲鑿之假借害澣害否之害爲曷之假借云何吁矣之吁爲忤之假借桃之天天之天爲杙之假借灼灼其華之灼爲焯之假借公侯干城之干爲扞之假借怒如輶饑之輶爲朝之假借麟之定爲頌之假借于以湘之之湘爲觴之假借何彼穠矣之穠爲茷之假借逝不古處之逝爲逮之假借于嗟洵兮之洵爲奠之假借旣詒我肄之肄爲勩之假借飲餞於禰之禰爲坭之假借不瑕有害之瑕爲遐之假借室人交徧摧我之摧爲謹之假借新臺有泚之泚爲玼之假借新臺有酒之酒爲陵之假借燕婉之求之燕

為嫵之假借素絲祝之之祝為織之假借傳祝織也言采其蟲之蟲
 為蒨之假借綠竹為葦薄之假借綠竹如簣之簣為積之假借
 有匪君子之匪為斐之假借赫兮咺兮之咺為宣之假借會弁
 如星之會為齡之假借碩人之邁之邁為窠之假借碩人之軸
 之軸為迪之假借傳軸進也鱣鮪發發之發為鱣之假借庶姜孽孽
 之孽為轡之假借庶士有竭之竭為乞之假借無與士耽之耽
 為媿之假借信誓旦旦之旦為怛之假借能不我甲之甲為狎
 之假借火烈具舉之烈為列之假借具為俱之假借抑鬯弓忌
 之鬯為韞之假借山有扶蘇為扶胥之假借彼狡童兮之狡為
 姣之假借人實廷女之廷為誑之假借子之還兮之還為婉之
 假借俟我於著乎而之俟為埃之假借折柳樊圃之樊為藩之
 假借弗洒弗掃之洒為灑之假借見此粲者之粲為欸之假借

苟亦無信之苟為果之假借載儉歇驕為猗猗之假借蒙伐有
 苑之伐為馱之假借有紀有堂為有杞有棠之假借晨風之晨
 為鷦之假借子之湯兮之湯為蕩之假借彼美叔姬之叔為淑
 之假借正義作淑姬可與晤言之晤為逆之假借九月斷壺之壺為
 瓠之假借勿士銜枚之枚為微之假借傳枚微也謂兵事微密四國是皇
 之皇為匡之假借外禦其務之務為侮之假借飲酒之飲之飲
 為醜之假借俾爾單厚之單為亶之假借如日之恆之恆為經
 之假借孔燕豈弟之豈為愷之假借匪陽不晞之陽為暘之假
 借厭厭夜飲之厭為愔之假借小戎亦然一朝右之之右為侑之假
 借帛葑央央之央為英之假借方叔涖止之涖為逮之假借其
 祁孔有之祁為麇之假借儻儻俟俟為駉駉駉之假借可以
 為錯之錯為厝之假借在彼空谷之空為穹之假借秩秩斯干

之干為澗之假借

傳干澗考案在澗韓詩作干

君子攸芋之芋為訐之假借

如鳥斯革之革為鞠之假借載衣之裼之裼為襜之假借眾維

魚矣之眾為鰈之假借節彼南山之節為截之假借四牡項領

之項為洪之假借

傳項大也

悠悠我里之里為廕之假借題彼脊令

之題為睥之假借哀我填寡之填為疹之假借宜岸宜獄之岸

為犴之假借居河之廩之廩為湄之假借祗攪我心之祗為底

之假借

無將大車傳底病也此傳易說祗病也

猗于畝上之猗為加之假借百卉

具腓為俱非之假借鮮我方將之將為壯之假借我孔熯矣之

熯為難之假借如茨如梁之茨為積之假借以我覃耜之覃為

剡之假借之屏之翰之翰為幹之假借

傳訓

摧之秣之之摧為

莖之假借賓載手仇之仇為斟之假借曷予靖之之曷為害之

假借臺笠緇撮之臺為登之假借綢直如髮之綢為稠之假借

傳訓

采綠之綠為葉之假借其葉有幽之幽為黝之假借

傳幽黑色

密

也視我邁邁為怵怵之假借陳錫哉周之哉為載之假借造舟

為梁之造為船之假借其會如林之會為檜之假借涼彼武王

之涼為亮之假借揅之隔隔之揅為藁之假借

傳揅藁也

左右趣之

之趣為趨之假借追琢其章之追為彫之假借瑟彼玉瓚之瑟

為瓚之假借串夷載路之串為慣之假借築城伊洑之洑為洫

之假借或春或揄之揄為晉之假借烝之浮浮之浮為煇之假

借假樂君子之假為嘉之假借何以舟之之舟為矰之假借

傳帶

也

取厲取鍛之鍛為礲之假借止旅迺密之密為宓之假借芮

鞠之卽之芮為汭之假借洄酌之洄為迴之假借俾爾彌爾性

之彌為彌之假借民之方殿屎為唵呶之假借天之牖民之牖

為誘之假借及爾出王之王為往之假借亦孔之僂之僂為亢

之假借如悵如焚之悵爲炎之假借往近王舅之近爲已之假借愛莫助之之愛爲夔之假借

傳隱也

淮夷來鋪之鋪爲痛之假

借召公是似之似爲嗣之假借徐方繹騷之騷爲怪之假借時

維婦寺之寺爲侍之假借潰潰回通之潰爲憤之假借繼序思

不忘之序爲緒之假借狄彼東南之狄爲髣之假借實始翦商

之翦爲戠之假借

傳翦齊也

既戒既平之戒爲廢之假借

傳戒至也釋詁廢至

也此類未易縷舉文字之所以有異同也學者以聲求義以義

攷文詳審而會通之則爾雅說文引經之例一以貫之矣

答錢梅溪論石刻論語書

昨讀石刻論語隸古謹嚴合漢唐爲一手自熹平迄我朝石經凡八得此而九不朽之業當懸諸日月並昭永久矣其間斟酌字畫不爲版本所沿譌尤見攷古之精如蕢之爲與璉之爲槌

濫之爲鑑昇之爲珥緇之爲纒勃之爲艱晒之爲吹本之說文者也磨之爲摩襪之爲緇蔥之爲認懇之爲訐拖之爲地徹之爲撤本之釋文者也牆之爲牆潔之爲絜拒之爲距擾之爲擾本之漢石經者也願車馬衣裘沒階趨進子有亂十人無求生以害人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忽焉在後女得人焉耳乎本之唐石經者也其他若侑作育本是侑省漢人借以爲隱佚之佚八骨字未知所據何本敝之而無憾憾作感感卽憾左成二年朝夕釋憾唐石刻作感是也此文感字據何本孟之反作子反斗筭作菹遇諸塗作涂借人乘之作藉和而不同作穌恠恠而不信作空師愈作瘡又作侑億則屢中作婁案塗周禮作涂藉是耕藉字亦借之假古讀爲助屢古祇作婁漢書作意則婁中屢旣从婁億亦當从意空空如也鄭作恠二字通愈瘡俞亦通

揅筭同字若此之類有原文可述否幸一一指示之更有所獻者說文之學至爲近古其中尙多可從之字如份字云文質備也引文質份份又於彬字下云古文份兼存古今文似宜从份誅曰之誅作譌云禱也誅諡也故檀弓士之有誅曾子問幼不誅長賤不誅貴皆謂累其功德以定諡也今本作誅直是譌文周禮注亦引作譌宜從此勃如本作學即勃字又作艱兩引互異艱是學之重文宜從學褻裘作結衣結卽褻古制四時皆有褻衣不第言裘宜從衣狐貉作孤貉云貉善睡獸考工記總目釋文貉獸名依字作貉宜從此募盪舟作湯古蕩字作湯人表亦作湯舟君可從湯亦可從也釋文之可從者如居之無倦作卷案古當作券券是卷之譌說文券勞也臣鉉云今俗作倦倦是俗字宜從券無倦之倦同莞爾作莧邢疏引依唐石經作莞從

俗作也虞翻注易莧陸夬夬云莧說也讀若夫子莧爾而笑之莧則本作莧可知漢石經之可從者如子貢作贛說文贛賜也貢獻功也兩文義異古人名字相配端木名賜正宜作贛孝平作于晉以前無作乎者宜從于宮牆之牆是假字仍從牆爲正何德之衰三句並有也字皇本高麗本同今第一句旣從石經則下二句亦宜從此不得從唐而違漢也唐石經之可從者如漆雕作彫說文雕轍也與鵬同彫琢文也義本殊皇本及陸氏並作彫作雕誤也未若貧而樂多一道字皇本高麗本同孔注能貧而樂道孔傳古論者也今本脫去道字他如其爲仁之本與漢書延篤傳及初學記太平御覽引並作人此經上言爲人下言爲人之本義更相貫作人字爲長吾與女弗如也包注吾與女俱不如從來皆有俱字今本脫去予所否者否古只作不

無否字子疾病釋文子疾一本作子疾病鄭本無病字包鄭於
子罕篇子疾病皆釋病字集解於此節不及蓋本無病字此涉
子罕篇而譌也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漢石經無流字漢以前皆
無流字此涉子張篇而譌也信則民任焉漢石經無此句皇本
高麗本同義疏亦不及此句此涉陽貨篇而譌也不知命節釋
文引鄭曰魯論無此章朱氏彝尊謂是後人增入衛靈公篇父
在觀其志節釋文引鄭古皆無此章以上諸條攷古者必求一
是也第監本沿譌已久雖以聖人在位立石經詔示天下而不
能易坊本之譌盡復於古草野迂闊之士輒欲援古以證今不
幾蹈擅改經文之罪乎但存此一說可耳承命敢竭鄙忱惟希
酌正鑒察不宣

答錢梅溪論石刻孝經大學書

承示石刻孝經刪去閨門一章此從後起之說非考古之所敢
依附也攷宋本古文孝經尙有此章在君子之事親章後其文
云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
也凡二十四字司馬貞以劉炫僞作譏之後人遂因此刪去按
古文出自光伯或不無改易然閨門一章詞嚴義正足垂人君
燕私之戒不當以司馬一言遂爾刪去復古者宜存其真耳至
諫諍作爭監本諍字本與經文入爭字歧出石臺本唐開成本
朱申孝經句解皆作爭也哀戚作感監本戚字本與下二感字
歧出以鬼亨之作享俱與石臺開成本及釋文合又攷百姓之
歡心唐元行沖孝經正義宋邢昺校本作懽仲尼居釋文引云
靜而思道也案古文本作仲尼閒居傳以靜訓閒故陸氏云然
此可見唐本尙有閒字今宜據以添入昔朱子疑孝經引詩非

經之舊刊去大雅曰無念爾祖以下數處共二百餘字不知漢書匡衡傳衡疏云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朱子未之考而遽疑非經本文未免自誤甚矣讀書考古之難也大學爲禮書本無經傳之可分缺略之待補也自河閒獻王後並無異說迄宋儒出而議更定者夥矣而其原自二程始然伯淳正叔二本已相牴牾矣今大刻以舊本爲宗卽朱子所取以更定者各本紛如究無善本卽朱子章句亦不免貽譏後人不若從注疏本爲古也至緡蠻之緡本作緡从昏者唐人避民字諱而作當改正之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辟字唐石經皆作譬按鄭注譬猶喻也知漢時本作譬實能容之之實公羊引秦誓作是按寔本訓是實訓有二字雖同作寔爲古聽訟吾猶人也釋文作吾聽訟猶人也論語作聽訟

吾猶人也今相紊爲一攷此注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此吾字在上之證宜從陸氏改正亦不刊之盛業也惟鑒納不盡

答史桐軒論孟子疏書

來書以西子入市見者人輸金錢一文謂出孟子疏引史記不知孟子疏實非孫宣公所作與孔傳同僞朱子謂邵武士人所作蔡季通曾識其人晁公武讀書志有孫奭音義而無正義蓋其時僞疏尙未出也觀卷首一序全錄音義文而稍增其語全疏皆剽竊陸善經所刪定趙岐章指而爲之然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經籍考不能辨其僞並列其目至明國子監刊定十三經承用此本遂相沿至今耳今按不虞之譽章注引尾生事見國策陳不贍事見韓詩外傳無罪而殺士章注引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見漢書梅福傳疏皆以爲出史記查子長書並

無其文莊暴章疏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攷史記
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宣王至西子疏不知出何書疏每托
史記而誤其欺謾不足徵信如此他若負芻之禍注以負芻爲
人名已屬附會疏謂寇賊自負其芻來攻小弁注以爲伯奇之
詩說本韓嬰疏以伯奇爲卽宜曰天時章注君其使鶴戰余焉
能戰全用呂氏春秋忠廉篇疏誤引左傳離婁章注黃帝亡其
玄珠使離朱索之全用淮南子人間訓疏誤引莊子孟仲子注
孟子之從昆弟見閼宮詩毛傳疏云未詳琴張注爲子張卽顓
孫師據鄭眾賈逵之說見左傳昭公二十年正義疏云未審又
如蕘稗則指爲禾中之莖草莊嶽則失證齊國之街名以杞妻
爲姜女時代相懸以羊棗爲臠棘物類未晰二女之果爲實不
取說文四肢之字通枝未申趙訓此皆淺陋違理之甚者注孟

子者尙有鄭康成劉熙綦母邃程曾高誘諸家皆不傳今所存
惟趙注而邵卿成書在安邱複壁之中已多疎略疏不爲援正
但糾纏文義之間而已昔邵二雲學士嘗欲更作正義而不果
今阮儀徵學海堂經解有焦理堂孟子正義三十卷惜未及見
吾人讀書貴具卓識不爲古人所欺此類是也足下希留意焉
率復不宣

附錄

先生與同里李薌沚昆季交最密每著一書輒與商榷薌沚以
爲全謝山錢竹汀之比

史傳

先生中年游閩當事引重延修福建通志福建鹽法志官寧波
時修象山縣志以博洽名

事略

先生嘗從阮文達游文達重之採所著入學海堂經解先生攷

訂之文似其鄉先輩朱錫鬯復從歸震川方望溪姚惜抱以上

溯唐宋作者

吳撰文集序

柳東交游

李先生超孫

李超孫字奉墀號引樹嘉興人乾隆戊午舉人官會稽縣教諭先生爲秋錦徵君五世孫秋錦康熙中徵鴻博與兄繩遠弟符號嘉興三李先生與弟富孫及從弟遇孫並以文學名於時號後三李先生著有詩氏族考詩中所載之人一一爲疏證名字世系事實皆備雖題氏族所甄綜者不止一端其文曰拙守齋

豪

參嘉興府志

李先生富孫

李富孫字旣沔號香芷一號薌止嘉慶辛酉拔貢幼承家學壯

而出游請業於盧抱經錢竹汀孫淵如諸先生飲聞緒論阮文達撫浙人謁經精舍遂壹意治經著易解賸義三卷斥圖書之說易解校異一卷柳東稱爲資州功臣定宇直友七經異文釋五十卷於諸經傳本異文異詁皆爲搜集考證所爲文曰校經廬集又有說文辨字正俗漢魏六朝墓銘例鶴徵後錄諸書

參史

傳嘉興府志

七經異文釋自序

經自秦燔後往聖之微言奧旨漸滅無存漢興幸有得於屋壁所藏民間所獻老生所口授諸儒抱殘守缺斤斤以名其家故易有施孟梁邱京氏之學書則歐陽大小夏侯爲今文孔安國爲古文詩有齊魯韓毛四家禮則有二戴劉歆春秋有左氏公穀三傳弟子各守師說人殊其誼亦經異其文茲非有意乖違

其家法授受然也許叔重說文解字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春秋左氏然頗雜采諸家故所引經文一字間有互異鄭康成范甯何休郭璞輩所注其引諸經亦有不同蓋漢人去古未遠六書爲小學說字解經罔弗洞究根原傳經者率本六書意誼或從古文或從假借或以聲近或用省文加以南北語殊輕重差別故有字隨讀變義因文異後人不知古訓妄爲臆改而古人之經誼幾不可通矣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諸家異同采摭略備然第及諸經訓詁之說未嘗於經典外廣爲搜輯富孫少而不學長稍涉六經見漢晉諸儒之解詁各有師承其與經文異者不僅釋文所載自經傳箋註及子史金石所引往往與今文不同循誦之暇悉爲綴緝詮釋其義兼采後儒之說旁通曲證使天下窮經者不至以古經之異文反訾爲紛歧繆誤而諸

儒之家法同異與夫古誼之僅存於今者庶幾博綜條貫廓所傳習劉歆嘗謂漢時廣立經文義雖相反猶並置之則窮經之士不專爲一師之學者其或亦有取於此書也夫

文集

詩氏族考序

詩雖吟詠性情而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盛衰與夫山川谿谷禽獸草木之類罔弗賅備而於頌美風刺則由今以至往古或直顯言其姓氏或隱斥其人而小序明揭之者其人之賢否善惡舉皆可考見而知之顧草木蟲魚則有疏名物則有解地理則有考而詩中所稱之人則未有纂緝成書宋王質詩總聞有聞人恐亦略而不詳焉伯兄引樹學博精深詩學因取詩人之氏族名字博考經史諸子以及近儒所著述并列國之世次洎其

人之行事莫不搜羅薈萃而詩人美刺之意指益可得而觀感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蓋知其人卽可以論其世而興衰正變之端治亂存亡之故亦由此而愈明是則斯考之有裨詩教視夫草木魚蟲諸書其所繫爲尤大洵足以傳於後而無疑矣

金石學錄序

古來言金石者以其可以證經典之同異正諸史之繆譌而法物文章皆足爲多識之助故好古嗜奇之彥莫不博蒐而爭寶之顧三代時金多而石少漢魏以後石多而金亦無足甚重其商周銘詞載於經傳者皆轉易今字而古倉籀之文不可見漢許叔重說文解字山川鼎彝之銘及秦刻石字並加摭采此古文之賴以僅存者也自是厥後吉金樂石間有流傳講求者

亦不乏人至宋而歐薛呂洪王趙諸氏藏獲愈富摹搨辨識著錄成書沿至我朝通儒輩出人才特盛前古之珍彝葆器與夫殘碑斷碣亦日出於土田榛莽間罔弗精審詳稽識大識小各勒爲一編縱世閱千年經風霜兵燹不免金銷石泐之憾而有後人以爲之輯錄則往古之奇文異字得以長存宇宙而不朽矣從弟金澗性耽金石手所搜羅甚夥暇考前人之編簡訂異辨疑不啻同堂質問而昕夕肆力於其中爰自三代以來至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以逮本朝諸家凡爲金石之學者得三百餘人並有著述以傳於世卽志一隅說一事無不備見於錄亦已綜攬而無遺漏焉夫疇人印人皆有爲之傳者誠以其專精致力不可使湮滅無聞而況金石之古世所寶貴其哀聚論釋殫心尤勤則由其人以求其書由其書以考古之鍾鼎敦彝爵卣

甌鬲之器遐陬僻壤高原古剎之碑刻無不可以供人之摩挲資人之津逮而述作之精神不至沈霾於後世且經史之同異繆譌亦得藉以證明是則金澗之用意可不謂深且厚歟余故綴數語以序其端

附錄

先生治易謂易學有三派有漢儒之學鄭虞荀陸諸家精矣有晉唐之學王弼孔穎達諸家卽北宋胡瑗石介東坡伊川猶是支流餘裔至宋陳邵之學出本道家之術創爲圖說舉義文周孔之所未及漢以後諸儒之所未言者以自神其附會之說而前聖之易道晦矣

本書序

七經異文釋凡易六卷尙書八卷毛詩十六卷春秋三傳十二卷禮記八卷易書先刊行春秋三傳蔣光煦採入別下齋叢書

毛詩王先謙採入續經解禮記別下齋有目無書

同上

先生治說文謂保氏六書之指賴以僅存自篆變爲隸隸變爲眞文字日繁譌僞錯出或有形聲意義大相區別亦有近似而其實異後人多混而同之或有一篆之形從某爲古籀爲或體後人竟析而二之經典文字往往昧於音訓擅爲改易與本義相迂假借通用說文自有本字有得通借者有不容通借而并爲俗誤者於是有說文辨字正俗之作錢泰吉謂其書大旨折衷段玉裁亦有玉裁所未及者許爲讀說文之津梁

同上

李先生遇孫

李遇孫字慶百號金澗祖集字敬堂乾隆癸未進士官鄖縣知縣通諸經潛心理學以教諸孫先生親承指授與從兄引樹香芷同學齊名由優貢官處州訓導著尙書隸古定釋文孫淵如

爲之序以爲足存晉代舊文唐宋相傳字體著金石學錄列治金石學者姓名著述自三代迄今都三百餘人所爲文曰芝省齋集又有金石原起說考補北宋石經補考日知錄補正古文苑拾遺芝省齋碑錄芝省齋隨筆天香錄括蒼金石志

參嘉興府志

梅里補志

李先生貽德

李貽德字天彝號次白又號杏邨嘉興人嘉慶戊寅舉人幼從族人敬堂受諸經洪北江至嘉興從之游及爲諸生習法家言以養母客硤石蔣氏江寧王氏兩家皆有藏書得縱覽羣籍孫淵如方居江寧輯十三經佚注招以自佐因師事焉爲撰周禮賡義其采錄左傳賈服注亦始於此時搜香旣廣抉擇尤嚴賈氏他書注及服氏注雜入疏義一一皆爲刪白復引申其義疏

通證明不啻別爲作疏定名曰左傳賈服注輯述淵如晚多病所著書有未竟者以付文登畢亨及先生爲卒其業先生鄉舉後入京師其座主高郵王文簡公深於經同郡程春廬大理善言史與先生語皆歎絕同縣錢衍石給事尤與之善以學行相切劘先生卒於京師衍石收其遺橐有詩考異詩經名物考攬青閣詩望春廬詞又有姓氏輿地諸書草略未竟惟十七史考異最完善稱其諦審富與嘉定錢氏書相並云

參徐士芬撰傳錢儀吉撰墓志

附錄

先生內行淳至本生母鄭孺人性嚴時怒輒跪受無少忤兄鳳孫有廢疾終身敬事之不少衰撫兩從子若己出家徒四壁立而歲所入輒以贍宗黨之貧無依者與人交肝膽披露不少隱有不可輒面斥之人不能干以私房師桐城李宗傳居停婺源

王鳳生先後攝嘉興知府不一及其門讀書一覽成誦徵故事
云出某書第幾卷第幾葉覆視不少爽尤具經濟略於天下山
川阨塞士馬芻糧以逮治河興屯諸利弊羅列若指諸掌徐士芬撰

沈蓮溪曰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于服注蓋屢引之惠氏棟
左傳補註引賈義較多至馬氏宗樾則謂賈服註左傳精確不
可移易又搜采兩家舊註以補惠氏所漏杏邨懼古註散亡廣
引博采期于無遺皆為疏通證明俾讀者瞭然知其視杜解為
優亦有傳寫訛誤不可據依未嘗故為曲說必黜杜以申賈服
既于賈服為功臣亦以救孔疏之偏而折衷于至當左傳賈服註輯述序
劉伯山曰此書實事求是由古訓以通大義微言凡春秋與周
禮表裏左傳與國語公穀異同賈服兩家與經傳子史符合者

一一溯其原委自天文五行輿地職官名物度數莫不條分縷
析疏通證明至於杜註與賈服相違者正義多曲從杜說則必
為之權衡時地揣測事情援古義以表微掃浮詞以解惑洵可
謂左氏之功臣左傳賈服註輯述跋

錢先生儀吉

別為嘉興二錢學案

錢先生泰吉

別為嘉興二錢學案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四終



